

太后与狗奴

穆 书 法



47.
20

太后与狗奴

穆书法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4 5/8印张 90,000字 印数: 1—142,700

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286·71 定价: 0.45元

没爹没娘的小石头

1

可怜的小石头，没爹没娘，一个人讨吃要饭，四处流浪。

他十三岁，长得身材匀称，五官端正，两只大眼睛秀美有神。但悲惨的生活，折磨得他面黄肌瘦，头发足有二寸长，乱乎乎地象一蓬野草。他右肩背一个破布口袋儿，里头装着讨饭用的碗筷；左手提一件紫花粗布褂儿，上面补丁摞补丁，已经脏得难以辨认原来的样子和颜色。人们可以看出，他是一个“老”乞丐了。

这天早晨，他走进北京城，穿过正阳门，游逛到皇宫的南大门——大清门前。大门紧紧地关闭着，除了一群乞丐，看不到达官贵人出进，显得冷冷清清。一个不相识的小乞丐告诉他，太后、皇上住在颐和园，那里热闹极了，讨钱要饭都比较容易。小石头信以为真，歇了口气，紧了紧腰带，又踏上去颐和园的路。

他光着晒得油黑发亮的臂膀，低着头，用脚踢着碎砖头儿、小瓦片儿，大步朝前走着。去干什么呢？去见太后、皇上吗？他连想也不敢想；去要金子银子、好吃好喝的吗？他

虽然这样想过，但自己也知道是妄想，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儿；去看红火、凑热闹吗？对，有这个想法，但他又觉得“红火”“热闹”不能当吃，也不能顶喝，看不看、凑不凑没劲。那么，到底去干什么呢？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走着走着，猛然从路旁的庄稼地里，蹿出一只小黑狗儿，使他吃了一惊，忙抬起头来。小狗儿站在路边，眨巴着两只绿豆眼儿，看了他一眼，颠儿颠儿地顺路朝前跑去。小石头从小喜欢狗，一见狗就来了劲儿，他连忙“吆儿吆儿”喊了几声。小狗儿站住，回头望望他。他忙放下破口袋儿，伸进手去摸了摸，然后蹲下身子做了个喂的姿势。小狗儿似乎看穿他拿不出什么吃的东西，冷淡地转回头，不紧不慢地耷拉着尾巴跑走了。

小石头拎起口袋，起身拔腿就追。小狗儿好象故意和他逗着玩儿，他快它也快，他慢它也慢，追了老半天，累得满头大汗，也没有追上。小石头火儿了，弯腰捡起一块碎瓦片，使劲儿向小狗投去。“嗖”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打在小狗儿的脑袋上，它“着儿”地尖叫一声，撅起尾巴不要命地逃进了庄稼地。

小石头用褂子擦了擦汗，抬头往西一望，郁郁葱葱的万寿山矗立在面前。他自己暗暗笑了，心想：“小狗儿倒引了我一大截子路，不该投它。”

颐和园座落在西山东麓，距离北京城大约二十公里的样子。可是它巍峨的宫墙，宏伟的殿宇，山上万绿丛中的亭台楼阁，多少里之外就隐约可见。小石头没有心思、也不会欣赏这美丽风光、天然画图，他一心想的是快点到达目的地。他通过一座高大的牌楼，绕过红墙绿顶的照壁，终于来到颐

和园东宫门外。

小石头发现，这里跟大清门前差不多。正门紧紧关闭着，人们只能从左边的小门儿里出入。手拿洋枪的清兵，无精打采地把守在各个门口。

成群结伙的乞丐：瘸腿的、少胳膊的、瞎眼的，散乱地聚集在门前小广场上，有的坐着，有的站着，有的跪着，不住地向出出进进的达官贵人、宫女太监，伸出又脏又瘦的手，用凄惨的声调，喃喃地哀求：

“老爷，行行好吧！”

“可怜可怜我吧，大人！”

“公公！救救我吧。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在距离门口较近的地方，有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妇人盘腿坐在地下。她蓬头散发，袒胸露怀，右手拿一只鞋底子，狠劲地打着自己的胸膛，哭诉着向人乞讨，胸膛上鼓成一块厚厚的肉腿子。

这些奇人怪事、悲惨景象，大概是因为小石头经的多、见的广了，从表面上看，并未引起他的注意和同情。他低着头，用脚踢着石头子儿，无目的地转来转去。

“闪开，闪开！”突然过来一乘蓝轿，轿夫一面高声大喊着开路，一面气喘吁吁地往前闯。

小石头没有听到叫喊，阻挡了他们前进的道路，轿夫毫不客气地将他撞了个趔趄，落下轿，骂道：“该死的小杂种，你聋啦？”

小石头歪抬起头看了轿夫一眼，满不在乎地仍旧用脚踢着石头子儿，慢慢躲开。



这时，从轿里走出一位太监，看样子有四十多岁，身材不高，肥头大耳，面色和善，怀里紧紧地抱着一只全身金黄、毛茸茸的小狗儿。

一群乞丐立刻将他团团围住，伸出又黑又脏又瘦的手，不住嘴地喃喃乞讨。

太监转圈儿环视一下，笑嘻嘻地大声说道：“哈哈，我这几个铜子儿，够给你们谁的呢？”说罢，右手伸进衣袋里，摸出一把铜钱，“哗”地扔到人群外面的空地上，“你们抢去吧，哈哈！”

乞丐们“忽”地跑过去，撅起屁股抢起铜子来。

小石头站在旁边没有动。他估摸轮到自己头上不一定该着一个，懒得去抢，只是歪着头好奇地仔细端详着这位太监。他越看越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，好象在哪里见过。他想了想，很快认出来了，喜出望外地跑到太监跟前，亲热地喊了声：“赵大叔！”

太监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弄愣了。他怔怔地立在那里，不眨眼地瞅着小石头，过了好一阵才小声地说：“你是……”

小石头看到赵太监的表情，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一下子红了脸，但他还是高兴地大声解释说：“我是揽着小狗儿睡觉的小石头呀！住在您家的东院，常爬上墙头偷吃枣……”

赵太监想起来了，又惊又喜地上前拉住小石头的手，说道：“啊，原来是你！爱养狗，能爬树，会上房，怪不得挺面熟的。你跟我到里边坐。”说着，拽起小石头的胳膊就走。

颐和园东宫门前的南北两边，各有一排十间带抱厦的瓦

房。南边十间，是外务部的临时办公处；北边十间，是值班太监的休息场所，也是他们接待客人的地方。赵太监把小石头领进北瓦房，里面盘的是炕，两个人坐到炕上。

赵太监定了定神，从怀里掏出一个景德镇出产的精致的小酒瓶儿，打开盖儿喝了两口，又揣到怀里，抹抹嘴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大叔我自从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头一年回了趟家，到如今两年多没回去了，你长成小大人儿啦！你爹娘，还有你那个小黑狗儿，都挺好吧？”

小石头没有立刻回答，“唰”地变了脸色。赵太监的话勾起了他对悲惨往事的痛苦回忆。他垂下脑袋，玩弄着破褂子，热泪如同断了线的珍珠，不由自主地一颗接一颗滚下来。

赵太监稀疏的眉毛跳动了一下，往前探了探身子，惊讶而又同情地问：“怎么，他们出事啦？”

小石头抑制不住自己的悲痛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他们——全——死了！呜呜，呜呜……”

赵太监的身子猛地震动了一下，又往前凑了凑，用右手摇晃着小石头的肩膀，连哄带劝地说：“孩子，先不要哭，好好说说，是怎么回事呐？”

小石头抬起脸，上牙咬着下嘴唇，勉强使自己镇静了下来，就用眼泪伴着话语，抽抽噎噎地讲述起不堪回首的往事。

2

那是光绪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年）秋季，英、法、日、俄、德、美、意、奥“八国联军”进北京后的一天。

一队沙俄侵略军的骑兵，背着洋枪，挥舞着马刀，在清兵配合下，趁人们吃午饭的工夫，闯入北京城南不太远的一个村子里，以替清政府剿灭义和团为名，进行疯狂的抢掠和屠杀。在当时，这样的抢掠和屠杀，遍及整个北中国，到处可以看到火光、死尸和人头。

在靠村东头儿的一个小院儿里，小石头吃完饭，正光着油黑发亮的臂膊，逗引一只小黑狗儿玩耍。他一会儿叫小黑狗儿站起，一会儿叫它躺下，一会儿叫它“滚一个”。小黑狗儿按照小石头的指挥，做出各种有趣的动作，显得十分机灵可爱。

突然，街上传来一阵“嗒嗒嗒”的马蹄声。一个长满大胡子的俄国军官，带领一伙强盗闯进他家的大门。

小黑狗儿停止嬉戏，“汪汪汪”地狂吠着，向这伙强盗冲过去，企图阻止他们进院。大胡子军官向旁边儿一闪，骂了一句，抽出马刀，凶狠地朝狗砍去，正好砍在它的头上，小狗儿尖叫一声，栽倒在血泊当中。

小石头愣了愣，大声哭喊着：“我的黑黑……”就要扑过去，爹从屋里跑出来一把将他拉住。

这伙强盗又象一群饿狼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闯进屋中，将锅碗盆勺打翻在地，不容小石头爹娘分说，用马刀和洋枪逼迫，驱赶出门外。

大胡子军官和两个士兵，翻箱倒柜，连摔带砸，行起抢来。见没有什么贵重东西可拿，拣了几件干净衣服，包了个包袱，由士兵背着，气急败坏地追出去。

他们把全村的乡亲们，赶到村西场面上。那个年代，按照清朝统治者的习俗和要求，男人们都得留长辫子，象尾巴

一样拖在脑后。大胡子军官命令士兵，将石头爹和其他青壮年男人的发辫，一个连一个地捆结成一长串儿，荷枪实弹地对准这些无辜的百姓。

大胡子军官右手提着明晃晃的马刀，杀气腾腾地在乡亲们面前来回走了一趟，声嘶力竭地叫喊道：“你们这些野蛮的团匪，残害外国官员和传教士。我们今天奉命进行报复！”然后站到士兵队伍的一头儿，举起马刀，穷凶极恶地下令：“瞄准——射击！”

士兵们随着大胡子军官劈下来的马刀寒光一闪，一个个扣动了洋枪的扳机，弹指间，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的子弹，射进了中国人的胸膛……

场面上一片哭泣声。

狗强盗屠杀完了，携带上抢夺来的财物，跨上战马，扬长而去。

老人、妇女、孩子们哭喊着，扑向血泊中的亲人。

小石头和娘没命地扑向爹的跟前。石头爹的头躺在石头娘的怀里，微微睁开双眼，深情地望着泣不成声的小石头，颤抖着嘴唇想说什么，但已经没有力量，不大工夫就咽了气。

小石头一头栽到爹的胸脯上，大放悲声：“爹！……”

相隔一年之后的一天，县官乘坐八抬大轿，后面跟随一群衙役，在沙俄骑兵护卫下，又耀武扬威地窜到这个村里，索取给八国联军和各国教堂的赔款。

有两个白脸的外国女人，坐着骡子拉的漂亮轿车，前来“观光”。一个是黑头发、蓝眼睛，长得短粗矮胖，象个没生芽的山药蛋，大约五十岁的洋太太；一个是黄头发、绿眼

睛，长得瘦骨伶仃，细長老高，象棵落了叶的钻天杨，约三十几岁的洋小姐。

县官迈四方步，一走一跄地带人闯进小石头家。一只小白狗儿“汪汪汪”狂叫着扑过来。这是小黑狗儿被俄国大胡子军官砍死以后，小石头跑了一、二十里路，又从外村抱来的。县官吓了一跳，急忙往后倒退，被门槛绊住脚摔了个仰面朝天。一个沙俄士兵开了枪，当场把狗打死。

石头娘站在屋门口，睁大两眼，怒视着这群强盗。

小石头从她身后钻出，跑过去抱起小白狗儿的尸体，痛心的眼泪顺脸往下流。

县官被扶起来，正了正缨缨帽，走到石头娘跟前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本县是奉命前来收税银的。大赔款，小赔款，加上利钱和损耗，你家要交纳白银二十两整。”

石头娘眼里冒着怒火，大声斥责道：“洋鬼子跑到中国来杀人、放火、抢东西，还要叫中国人赔款，天底下有这样的理吗？要命有一条，要银子分文没有！”

县官把脑袋一歪，牛眼一瞪，用手指点着石头娘说：“你这个娘们儿敢违抗朝廷的圣旨，拒不交纳税银，好！给她个厉害的看看。来人哪，把她家的房子给我扒了！”

衙役、俄兵听了，拿锨的拿锨，拿镐的拿镐，有的搬梯子，有的登墙头，就往房上爬。

石头娘忍无可忍，转身摸起锅台上的一把菜刀，咬紧牙冲出屋去，跟县官为首的狗强盗拼命。

站在县官身边的一个俄国鬼子，端起洋枪，把她打倒。她手里的菜刀摔出去老远，蹦到县官的脚脖子上，疼得他“唉呀”直叫。

小石头扔掉怀里的小狗，扑到娘身上，失声痛哭：
“娘！……”

一群强盗爬到屋顶，抡镐挥锹，拆起房来，砖头瓦块，
“辟哩叭啦”往下砸。

在混乱当中，从大门外跑进一个十五、六岁的少年，抱起小石头往大街上拖。他就是街对面的大水哥。

整个村庄乱成一团，人声嘈杂，鸡飞狗咬，到处传出叫骂声、哭喊声。苦难中的人民又在遭难！

大街上停着一辆轿车。洋小姐正站在车旁，面对拆房的俄国士兵画速写。

洋太太站在她身后，踮起脚尖瞧了瞧她的画稿，大声说道：“丽娜小姐，你这幅画的题目，就叫它《沙皇在文明古国的奇迹》，将来一定会成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不朽杰作的。”

洋小姐得意洋洋地仰起瘦脸，抖抖金色的长发，说道：“公使夫人的想法好极了！”

小石头顾不上细看她俩，哭喊着：“娘！”又要跑回家去，让大水哥一把拉住……

3

赵太监听完小石头饱含血泪的遭遇，悲愤交加，脸上的肌肉不住地抖动，半天说不出话。他摸出小酒瓶儿，“咕咚、咕咚”喝了两大口，强压下心头的怒火，用手抚摩着抱在胸前的小狗儿，安慰小石头说：“孩子，你也别再难过。我早看透了，在这弱肉强食的世道上，中国人的命运还不如一条

狗，有什么法子呢！”

小石头睁大两眼望着赵太监。赵太监怀里的小狗儿引起他的兴趣，使他暂时忘记了痛苦的过去，转悲为喜，眼里噙着泪水笑嘻嘻地说：“赵大叔，这个小狗儿真不赖！”说着，上去就要抱。

赵太监一面身子往后躲，一面用一只手推开小石头，嗔起脸说：“嘿！这玩艺儿你万万不能动。我是奉老佛爷的圣旨，花一百两银子买来的。”

小石头打了个愣，忙缩回手，吃惊地问：“佛爷还喂狗？”

赵太监笑了，解释说：“老佛爷就是当今慈禧皇太后。她最喜欢玩狗啦，宫里有很多人给她养狗。我就是她的狗奴头儿。”

小石头天真地说：“您成天养狗玩，该多有意思！”

赵太监摇了摇头，说到：“傻孩子！你真是个孩子，哪里懂得这里面的事儿！——先不说这些，你如今一个人在讨吃要饭？”

小石头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，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
赵太监掏了掏自己的衣兜儿，苦笑着说：“大叔我除了这个酒瓶儿，浑身上下一个子儿也没带。”说罢起身，拍拍小石头的肩膀，告诉他，“你在这里等等，我很快就回。”

随后，抱着小狗儿走出屋门，头也不回地直奔颐和园内。

小石头从窗户里望着赵太监的背影，呆呆地坐在那里暗自思忖：自己该怎么办呢？赵太监怀里抱的小狗儿又出现在他的面前；赵太监说的“皇太后最喜欢玩狗”的话，又响在他的耳边。他想了又想，终于打定了个自己满意的主意。他跳

下炕，背起破布口袋，走出屋去，离开园门，不辞而别了。

赵太监拐回来，不见小石头的踪影。他屋内屋外，人群当中，四外张望了半天，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孩子孤苦伶仃，到哪里去混呢？”

他有了一只小花狗

4

夏日的太阳好比一团火，热毒毒地照射在灾难深重的华北平原上。路两旁缺苗断垄的庄稼，旱得焦的焦，黄的黄，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，默默地期待着什么。地，干裂得象乌龟壳，低洼处的地皮卷起一层“刨花儿”。

小石头低着头，脚踢着硬铁块儿般的土坷垃，大步向前赶路。他一面走，一面有意无意小声哼起了当地流行的歌谣：

七月里，起热风，
八国联军打北京。
义和团，来抵抗呀，
长矛大刀往前冲。

西太后，真不赖，
腿长脚大跑得快。
骑马坐轿逃陕西呀，
长安一住把国卖。

狗奸臣，李鸿章，
洋人面前出洋相。
赔款数不清呀数不清，
卖地好大块呀好大块。

走到一个村庄。村头儿的房屋被火烧掉，留下高低不齐的半截墙头儿，向行人讲述着它的不幸。显而易见，这个小村也没有逃脱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。

断墙下的背阴处，地上坐着一位皮包骨头的老爷爷，在聚精会神地捉虱子。

小石头走上前去，大声问道：“老爷爷！您这村里谁家有狗？”

老头儿抬起脸，上上下下打量了小石头一个过儿，大声反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小石头知道，上年纪的人往往耳朵不好使，于是弯下腰，用嘴对准他的耳朵，“汪汪”学了几声狗叫，又大声说：“我问谁家有狗？”

老头儿听了，似乎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力，又好奇地打量了小石头一遍，瞅着他的脸色说：“怎么，讨吃还怕狗？东街砖门楼儿财主家有只大洋狗，能把你咬个稀巴烂！”

小石头有些失望。他呆呆地站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穷人家有喂的呗？”

老头儿晃晃脑袋，回答说：“这年头儿，穷人连人都喂不起，还喂狗！”

小石头没有再说话，“唉——”了一声，大失所望地离开这里。他这才意识到，自己的两条腿有点累，肚子也饿

了。他抬头看了看东南方向的太阳，用力紧了紧腰带，又上了路。

太阳转到正南，他又走进一个村庄。

他来到一个大门口，往院里瞧了瞧，用令人同情的哀求声调，大声喊道：“大娘！给点儿吃的吧！”喊完，把身子贴在墙角，侧耳细听，听不见狗咬，叹了口气，又耷拉着脑袋离开了。

他串到另一家门口，又大声喊道：“大娘，好心的大娘！给点儿吃的吧！”这一次不仅是哀求的声调，简直是哭声哭调了。

一只小巴狗儿，“汪汪”地叫着，向他直扑过来。一个小男孩随后赶出来，一把抱住它的脖子，一位小脚妇女拿着半个糠窝窝，摇摇摆摆地跟在后头。

小石头两眼盯着小巴狗儿，喜出望外地问：“大婶，您家就这一个狗？还有小狗儿呗？”

大婶听了小石头的问话，显然感到惊讶和意外，瞪着两眼愣了半天，才如同开机关枪一样，回答说：“如今官府要赔偿洋人，什么都要上税，连狗也要上税。一个狗，俺还没喂的哩，还喂起几个！这个也不打算喂了，你要，你领走吧。”

小男孩儿听了妈妈的话，好象他心爱的小狗儿就要被人带走，把它紧紧搂在怀里，撒娇地摇晃着身子，忙说：“我不，我不！我还要哩，我还要哩！”

小石头笑笑说：“我不要，它不跟我。我要一个刚生下的小狗。”

“你这孩子，给你个棒槌就当针（真）！”大婶说完小男